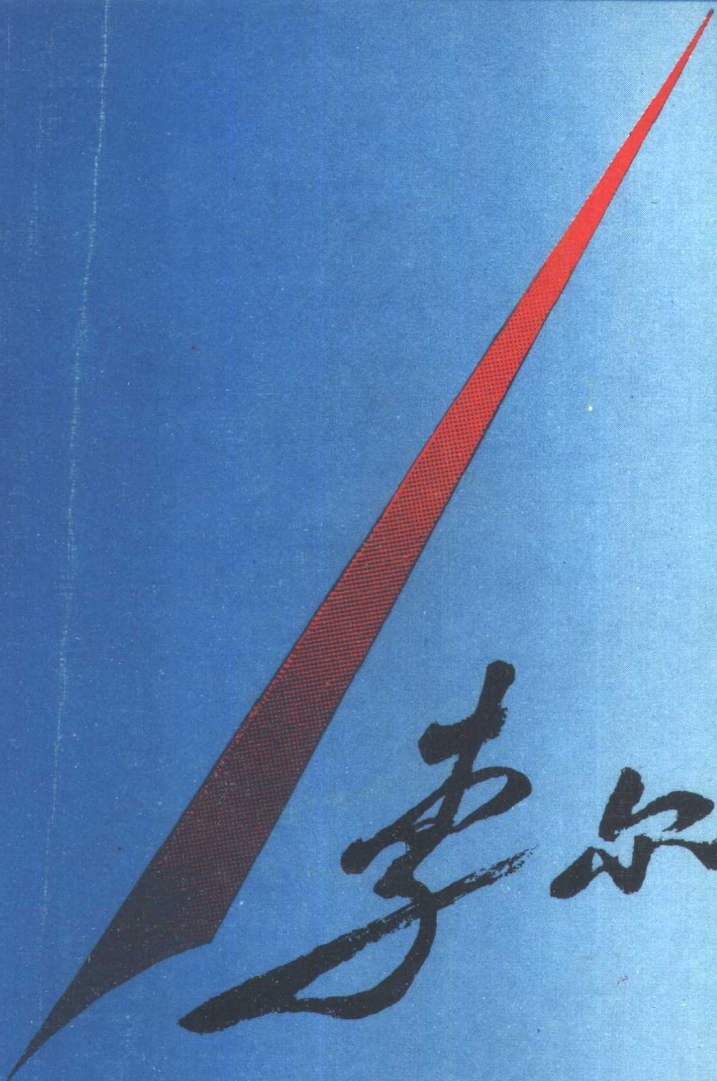


新战争与和平

第五部



李尔金

武汉出版社



2 033 8058 1

新战争与和平

李尔重 著



新战争与和平（第五部）

李尔重 著

武汉出版社出版

（武汉市江岸区黄浦路248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晋县周家庄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26.25印张 2插页 字数540千字

1990年10月第1版

1991年9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9001—20000册

定价：10.50元

IS BN 7 — 5430 — 0250 — 7 / I • 33

目 录

一 血战三晋

- 〈一〉 慷慨出征…………… (1)
- 〈二〉 摆口袋阵…………… (17)
- 〈三〉 战平型关…………… (33)
- 〈四〉 全线撤退…………… (49)
- 〈五〉 斩替罪羊…………… (59)
- 〈六〉 三关带孝…………… (77)
- 〈七〉 血战原平…………… (89)
- 〈八〉 勇于成仁…………… (108)
- 〈九〉 这是战争…………… (130)
- 〈十〉 麒麟捐躯…………… (151)
- 〈十一〉 雁门挥戈…………… (169)
- 〈十二〉 火烧飞机…………… (188)
- 〈十三〉 神魂不安…………… (210)
- 〈十四〉 重叠伏击…………… (223)
- 〈十五〉 共叙友情…………… (252)

二 血洗南京

- 〈一〉 战火纷飞…………… (257)
- 〈二〉 同仇敌忾…………… (264)
- 〈三〉 横尸战术…………… (281)
- 〈四〉 一团乱麻…………… (286)
- 〈五〉 再三扯腿…………… (313)
- 〈六〉 难割难舍…………… (325)
- 〈七〉 不要宣传…………… (336)
- 〈八〉 “厕所的门”…………… (355)
- 〈九〉 全营殉国…………… (394)
- 〈十〉 用间谍和…………… (410)
- 〈十一〉 双蛇斗智…………… (422)
- 〈十二〉 八百壮士…………… (449)
- 〈十三〉 一片混乱…………… (470)
- 〈十四〉 何处是岸…………… (484)
- 〈十五〉 蠢人办事…………… (491)
- 〈十六〉 镇江要塞…………… (510)
- 〈十七〉 天乎？人哉！…………… (533)
- 〈十八〉 诙谐参谋…………… (540)
- 〈十九〉 弃守南京…………… (553)
- 〈二十〉 鸩儿干娘…………… (566)
- 〈廿一〉 杀人比赛…………… (592)
- 〈廿二〉 照子哭了…………… (600)
- 〈廿三〉 兄妹相逢…………… (607)

- 〈廿四〉 女杰杀敌…………… (617)
〈廿五〉 奔向光明…………… (635)

三 血 溅 台 儿

- 〈一〉 步步进逼…………… (657)
〈二〉 御前会议…………… (667)
〈三〉 反攻太原…………… (677)
〈四〉 相逢一笑…………… (693)
〈五〉 板垣败北…………… (703)
〈六〉 苦战滕县…………… (727)
〈七〉 典型伏击…………… (745)
〈八〉 急煞板垣…………… (766)
〈九〉 军民团结…………… (774)
〈十〉 民族之魂…………… (801)
〈十一〉 人山人海…………… (813)
〈十二〉 徐州会战…………… (830)

一 血战三晋

〈一〉 慷慨出征

自从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以来，这支部队还没有穿过一套新衣服。至于那顶嵌着红星的八角帽，在头上遮风蔽雨，更不知道多少年了。破衣旧帽跟红军结下了不解之缘，爬雪山过草地都是它们护卫了我们的战士。战士穿戴着它们喷发着无限的勇气，斗垮了风霜雨雪，也斗垮了四面围剿的敌人。

今天发了崭新的军装，一色的洋布做的，四个兜，小翻领，带着新村衣穿在身上，觉着痒酥酥的。战士们摸着丢在一旁被冷落了的旧衣服，眷恋地溢出爱抚之情：

“你已经劳累多了，休息吧！”

怀着这样的心情，细心地把它们折叠起来，战士们思索着“团结抗战”局面到来的景象。芦沟桥上的烽烟，横行无忌的日寇，全部摆到了眼前：“跟鬼子拼杀该是什么味道呢？”

“连长！你给我们说说打鬼子应该注意的事呀！”

连长曾贤生抱着一大堆帽子，不理战士讲的话。不知从哪带来了一股子无名火气，他双手猛力摊开，把怀里抱的帽子散了一地，大声地吼道：

“丢掉五大洲，换上青天白日皮，这就是改编换来的。龟孙子才要这个玩艺呢！”

可不是么，每顶圆顶帽子的前头，都挂着一个青天白日的帽徽。这就是说：从今以后，战士头上要丢掉红光闪闪的“五大洲”红星，带上个森森恐怖味的“青天白日”。战士们炸了。

“老子多年用血换来的五大洲，砍掉了脑袋也不能丢！”

“说的是把咱们改编为抗日军，并没有说把咱们改编成国民党军呀！连长！我们要抗议。”

七嘴八舌地哄起来了。有的人把新帽子踩在脚下，重新戴上红五星的旧帽子；有许多人围住连长曾贤生要求他去“抗议”。曾贤生的火头子上又浇了一瓢油，拍着大腿叫道：

“抗议、抗议，我向谁去抗议？这是上头给咱们领来的呀！”

营长张升听到吵嚷声，走进来了。于是，全连把火头子烧向张升。这个贫农出身的老红军，入伍以来，就知道两件事：关心别人的冷暖，勇猛地跟敌人拼搏。他口头上常挂着一句格言：“不拼命，哪有百姓的好日子过？”他从来不慌不忙，嘴头子不尖，说一句可就有一句的分量。他进到屋里站了一会，战士们吵吵着讲明了一切。

“我不信咱们会变成国民党的兵，我相信毛主席会领着咱们打日本，而且一定能打好。你们不喜欢青天白日，我也

不喜欢青天白日。可我知道服从上级命令没错！”

“把五大洲丢了还不错么？”

“五大洲丢不了！那是刻在咱们心上的！”营长说。

“戴上这玩艺，老百姓不都吓跑了？咱们还要挨骂。”

“那也不会！老百姓认人不认帽子。咱们走出的脚印，老百姓都闻出香味了。”营长说的很巧，可是说服不了大家。大家吵吵得更厉害了。

团长李天佑和副团长杨勇进来了。屋里一下子静了下来，并不是因为老鼠怕猫，而是他们都相信大官比小官的道理多。

“讨论嘛！为什么不发言？”团长问。

“没啥讨论的，请团长给说说为啥要戴青天白日帽吧？”张升说。

“这可是个重要问题，必须弄个明白！”杨勇说。

大家都等着团长说话，团长貌似书生，微微一笑，慢条斯理地说道：

“你们知道：我们已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了，要跟国民党合作打日本了。既然当国民革命军，就得戴青天白日帽徽。”

“那为什么不叫他们戴五大洲？”有人问。

“为了统一战线，咱们牺牲个五大洲，换来个国共合作打日本，还不值得么？”

三原改编之后，红军一共改编成三个师：一一五师，一二〇师，一二九师。这已经是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了。

这时候，日寇早已占领了平津，并分三路大举进攻：一路沿津浦路南下，一路沿平汉路南下，一路沿平绥路进攻山

西。津浦路敌人已经攻到了沧州，平汉路敌人已经打到了保定，平绥路敌人已攻下了南口，直奔山西的天镇和阳高。形势非常紧张，蒋介石催促红军改编的第八路军迅速出兵。

周恩来、朱德等人参加了南京国防会议刚回到延安，便决定在延安之南的洛川召开一次会议。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、任弼时、彭德怀、林伯渠、张闻天、凯丰、博古、关向应、刘伯承、肖劲光、徐向前、罗瑞卿、贺龙、李富春、聂荣臻、林彪、张国焘、徐海东、张浩、周建屏等。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》和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，都顺利地通过了。关于八路军出征后的作战方针问题，讨论的时间比较长。林彪主张以大兵团的运动战为主，希望整师团、整旅团地吃掉日本军队；毛泽东主张以山地的游击战为主，长期消耗敌人，壮大自己，达到最后胜利。经过大家集思广益，毛泽东作出了更完整的结论，他指出同日本侵略军作战，不能局限于同国民党军队作战那套老办法。日军的装备和军事素质都是比较强的，同他们硬打硬拼消耗，企图在短时间决胜是不行的。这场战争本身是长期战。在战略上我们藐视敌人，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，从长期抗战着眼，从劣势的实际出发，展开独立自主的游击战，也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。

会散了，毛泽东在窑洞门口晒着秋阳，望着天空游荡不定的白云。秋天的天格外地蓝，秋天的云格外地白，秋天的太阳格外地惹人亲近。毛泽东吸着烟，眼睛看到了胜利和胜利后的归宿。这在会上是没有谈到的。我们要走路，要起步，步要走稳，不但要走出百里，走百里的目的是踏破千里

与万里。打胜仗是眼前的目的，不是最终的目的。北雁南归了，一行行飘在天空，飞翔不是目的，目的在于它们认为幸福的所在。

“嗯！”

毛泽东又吸了一口烟，迎来了他在想望着的周恩来、朱德、刘伯承、林彪、贺龙、聂荣臻，因为他们就要到战火纷飞的前方去了。他和勤务员一起动手，搬来几个小木凳，要他们也坐在太阳下。

“我估量着你们会来的！……”

“我们就要走了，主席还有什么嘱咐么？”周恩来问。

“不唱天来不唱地，一心只唱香山记。今后，我们要集中全力唱抗战的戏了！”

“指战员的劲头很足，急着要上前线呢！”朱德说。

“恐怕连你们在内，一样地急吧？”毛泽东笑了笑。他轻松地又点着了一支烟，对大家说：“打仗这个事，说来学问很大，说简单也很简单，无非是：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，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走。咱们跟蒋介石干了这多年，不就是这样么？不过……”毛泽东吸了一口烟：“日本人不是蒋介石，不同对手，要不同对待。跟蒋介石打，我们可以一口吃个张辉瓒，不漏一枪一人一马。跟日本人，凭我们现在的主观条件，恐怕还办不到。水之形避高而就下，兵之形避实而击虚。这就是俗话说的：雷公打豆腐，捡软的拿。”

“抓好时机，必须抓好初战的胜利！”周恩来说。

“是的，这很重要。第一仗就要打出八路军的威风，破除皇军不可战胜的迷信。取胜要依靠群众，壮大自己也要依

靠群众，每一步，都要发动群众。兵民是胜利之本。蒋介石想让日本人消灭我们，我们则要在打日本过程中壮大起来。”

“每走一步，都要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，建立民主政权！”朱德说：“创造出大海，才好游泳。”

“江海不择细流，泰山不让土壤，我们创造出无数民主区，联起来就是民主的中国。不过，这是新民主主义的。抗战胜利的一天，不但是民族解放的一天，而且是新民主主义中国诞生的一天。这还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。”

“就怕蒋介石不愿丢掉独裁！”刘伯承说。

“不要紧！人民既然能促他抗日，也能踢垮他的独裁。一切靠我们自己努力。”

报纸的号外，印着红红的大标题，接二连三地送到人们的眼里，像催战的战鼓，催得人们坐立不安。

“连长！怎么还不下命令呀？就任小鬼子们横冲直撞么？”

司号员吴勇战搓着手急切地问连长曾贤生。他不知道曾贤生比他还着急。为着压抑自己的情绪，连长没事便打布条草鞋。打这种草鞋布条要匀，耳子还要弄上几条红绳；穿起这种草鞋走路，不但轻快，而且显得小伙子格外地“帅”。这种鞋已经是一种充满了艺术美的作品。曾贤生想：“打一双草鞋用一天，我打他三双，看上级下不下出征的命令。”实际上，他已经打到第四双了。别看他低头不吭声，实际上他肚里已经装满了炮药，见火就着。吴勇战这一问，就像一根划着了的火柴，把炮药引炸了。

“你问我，我问谁？跟瞎子问路，不睁睁眼睛！”曾贤生

头也不抬地横了一句。

“你是一连之长，我当然要问你！你不知道，就该去问营长。”吴勇战不服。

“营长也不知道呢？”

“去问团长！”

“团长、旅长都不答复呢？”

“问师长，问总司令！”

“你去？”

“锅台问饭碗，饭碗问箬篱，当官的不问，当兵的怎么问？”

两个人一来一往，争个没完。团部的集合号响起来了。曾贤生把草鞋一甩，一下子就跳了起来，猛拍了司号员一巴掌：

“来了！来了！一定是来了！快走！”

练兵场上集合了黑压压一大片人群。首长还没有来，人们还在交头接耳。这个说是“好消息”，那个说是“马上开拔”。团长来了，各营喊了“立正”，人们鸦雀无声，几千双眼睛放出了犀利的光芒，望着李天佑团长杨勇副团长。团长不慌不忙站到队伍的对面，未曾出声先是快意地一笑。一个比夏天吃冰棍还痛快的声音射向练兵场上的人群。

“同志们！报告你们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刚才接到上级命令，准备就绪之后，马上开赴前线打日本！你们的刺刀磨好了么？”

“磨了十八遍啦！”下边一声齐吼。

全场举枪如林，刀光闪闪，欢声如雷。

秋天的阳光照着大地，照着团长的光润刚毅的脸色。他跟平时一样，仔细地平静地给大家讲述了形势，说清了任务，阐明了办法与步骤。但这次讲话结尾时和往常不同，他突然严肃地喊了一声口令：“立正——。”紧接着说道：

“现在我领着大家宣誓！”

“日本帝国主义，是中华民族的死敌。它要亡我国家，灭我民族。为了民族，为了国家，为了同胞，为了子孙，我们坚决抗战到底！”

“为了抗日救国，我们已经奋斗了六年。现在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。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，上前线去杀敌。我们要严守纪律，勇敢作战，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，不把汉奸完全肃清，誓不回家！”

“我们是工农子弟兵，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，替群众谋利益，对革命要忠实。如果违犯民族利益，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和同志的指责……”

誓师大会上被拨动了的心弦，再也停息不了振动，部队的驻地沸腾起来了。会写字的为自己、替别人写家信报喜；别的人们忙着清还借来的用品，整理背包，打扫院子，磨刀擦枪。老乡们忙着磨面蒸馍馍，为子弟兵送行。

司号员吴勇战和公务员刘小二睡在一起。鸡还没有叫头遍，刘小二便偷着起来打绑腿、捆背包。捆好了试背一次，不如意，再捆一次，再背一次。在他身边像是睡着了吴勇战，其实一直地睁着两只眼睛，暗笑刘小二的胡折腾。刘小二终于认为捆得满意了，可天还没有亮，闲得难受，偷偷地拿了一支教练用的木枪，溜到院子里，一个人摆开了刺枪的

架势。他把枪猛刺出去，不提防对面来了一枪，把他的枪拨开。

“谁？”刘小二问。

“日本鬼子！巴格牙鲁，来！”

小二听出是吴勇战的声音，心里不服。心想：“你才十五岁，比我也不过大一岁，在我的面前逞能，休想！”小二又一枪猛刺过去，吴勇战赶忙转身避开，用自己手中枪还刺过去。他用力很猛，习惯地带出了劈刺训练时常用的“杀”声。小二听到对方猛喊“杀”声，他也喊了起来。两个人一来一往杀在一团。直到连长曾贤生站到中间把住两人的枪时，两个人已经是汗流满面了。

“睡觉时不睡觉！扯乱淡！”连长责备着。

“我们这就去睡觉！”两个人说。

“屁！吃饭啦！一切整理好，饭后集合！”

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上的几块黑云里冒了个红红的嘴头，几道金光划开了夜暗。一霎时，它已经爬到了树梢上，抚摸着小河的清清流水，颤动着碧绿田野上的露珠。云雀被这美丽的景色催起来，飞在高空唱出美妙的歌声。

队伍集合了，送行的群众也集合了。在河滩上，集合着雄赳赳气昂昂的八路军，在军队的周围集合了欢跃的人群。队伍的战旗纷飞，刀枪如林；群众的彩旗如画，歌声入云。千万双眼睛依依惜别，千万人心里响着一个声音：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队内队外的歌声，组成了雄壮的交响乐曲。一阵立正的号音响了，河滩上变得静穆无声。首长们徐徐地走在了队伍前头，整个队伍移动了。

排在队伍两边的老乡们，纷纷向战士手里塞鸡蛋，塞馒头，端茶送水，递毛巾，给鞋袜……

房东老大娘最喜欢吴勇战，短不了夸他长得秀气，人小心大。大娘拉住了吴勇战，给了他一双袜子。

“这是大娘量着你的脚印做的，穿上它，替大娘多杀两个鬼子和汉奸，给我出口气！”大娘说：“不论到哪儿，别忘了给家里写个信！”

“别唠叨了！要过河了，你把小吴和小张都交给我吧！”房东老大爷说。

房东老大爷和一伙别的群众把几个年小的八路军，不容分说地抱上了骡背。

“我们会自己过河呀！大爷！”刘小二说。

“我知道你会过河！可你知道大爷多么想多送你一程呀！坐好！”

一条战斗的长龙走过河，昂首前进了；一座送别的人山，留在了河的岸边，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，在望着自己的心上肉呀。

部队过了黄河，走到了洪洞。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有令，要为部队补充枪支弹药，并且发饷：战士每人大洋二元，当官的一级比一级多。

跟国民党军队一见面，双方都觉着异样。彼此杀来杀去，杀了多年，忽然化敌为友，心中总有点敌意未消。国民党的军队都有肩章领章，官兵分明，等级森严。国民党军队羡慕八路军官兵不分，亲亲热热；八路军看着国民党军的上下关

系，觉着别扭。老百姓一见国民党军队躲着走，一见东征过的红军变成的八路军，格外地亲热。虽说两军现在提倡友谊，有了来往，总是有些格格不入。

“连长！他们当官的屁股上挂个护膝刀干什么？”吴勇战问。

“别胡说！那是中正剑，蒋介石赐给他们的。”曾贤生说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！”

“咱们俘虏过的国民党军官，屁股上不都有这个玩艺？”

“这玩艺打仗有用么？我看切萝卜、削苹果还差不多！”吴勇战说。

“管他呢！也许还可以用来修脚呢！”

“听说要给咱们发饷，是真的么？”吴勇战又问。

“是真的！你小心点，要点名看人发呢！把你的邋遢收拾干净点，把身上背的那堆零碎先放到住处。叫到你的大名时，痛痛快快地应个到，规规矩矩地来个大立正！不然，会挨批的。”

发饷开始了。曾贤生一个连站到了军需官面前。那个军需官戴着大盖帽，挎着护膝刀，披着武装带，戴着白手套，粗腿大膀，胖得流油，用寒鸭嗓叫到了刘小二。刘小二用童声应了一声“到”。军需官看到眼前站着一个发育未全的小孩子，裤子显得特短，因为他卷起了一节，打到裤腿里了；上衣显得特长，像个二大褂子，因为军装里没有他这样小号的衣服；长褂子一罩，显着两条腿特别短。军需官眼前出现这么一个“宝贝”，他几乎要笑，为了保持做官的尊严，强压住

